



一群沙雀朝北坨折去。我知道，它们飞回了北坨林——麻爷的坨林。

北坨，原先是个白花花的坨子。麻爷承包了它，并在那儿垒了一座小土屋住下。5年后，北坨上有了一大片林子！而且，那片林子里有小鸟，有兔子，还有沙狐……然而，没有人去动它们。听说，林子里的每只鸟兽麻爷都用石子儿记着，装在他的泥罐里。

可是，最近黑秋他们却盯住了麻爷的坨林，盯住了坨林里的沙雀。

我也想抓沙雀——给黑秋他们看看。这些日子他们不拿正眼看我，好像我没抓着沙雀就无能了似的。

一天，黑秋见到我，说：“星子，不抓只沙雀去吗？”我看着他，没吱声。

“麻爷坨林里的沙雀可好看了！我已经抓了两只……”他又说。

我还是没吱声。

“你害怕麻爷？告诉你，麻爷瞎了——他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

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村的孩子都害怕麻爷。

见我不吱声，黑秋嘿嘿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然而，我去了麻爷的坨林，下了套子。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去看——竟然套住了一只沙雀！这次成功给了我勇气——你们能套，我也能套！我还想再套一只，叫黑秋他们看看，我不比他们差！

“星子，你是在麻爷的坨林里套了一只沙雀吗？”第二天放学的路上，茂东追上我问。

“我？没有！”我头也没回地说。

“星子，你套住了——你放了它吧。”茂东跟着我说。

“我没套！”我喊道。

“星子……你不知道，麻爷是多么伤心。”茂东紧紧地跟着我。

村上，我们这般年龄的孩子就茂东不怕麻爷，他经常去北坨看麻爷。

茂东还想说什么，我冲他喊道：“我说了，我没套！”

茂东站住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

第二天，我又带上鸟套去了北坨。

## ■书 摘

# 四只等着喂食的狗

□张 洁

我不知道，我是恨我的学校，还是喜欢我的学校。

因为校长动不动就大惊小怪地给妈妈打电话，实在败坏我对学校的感情。

有一次同学们谈论死亡的可怕，因为一个同学的奶奶患癌症去世了。他说，他奶奶去世之前疼痛难熬，受尽了折磨。我说，要是真这么可怕，还不如趁早自杀。

也不知道校长怎么知道了，好像他长着顺风耳。知道也就知道了，这又不是什么调皮捣蛋的事，可他竟然通知了妈妈，我说：“我那是开玩笑。”

校长说：“万一你真来这么一手，谁负得了责任。”

没过几天，校长又把妈妈叫到学校来了。

说是艾克斯教唆某某同学，往校车司机脸上吐唾沫，司机马上报告了校长。

因为艾克斯是我的朋友，事发当时我又在场，于是我和他们两个人，同时被押送到了校长室，然后校长给每个人的家长打了电话。

一般来说，出了这种复杂的情况，通常都由妈妈应对，别忘了她是律师。

她马上从律师事务所赶了过来。

这就是她对大律师事务所的优厚待遇从不动心的缘故。她就职的这家律师事务所，虽然没有大律师事务所的待遇好，但是离我们的学校很近，一旦我和戴安娜出现什么“情况”，20分钟之内一定赶到。

校长让我们三个人，当着家长的面，重复当时的经过，最后大家明白，那事儿跟我没关系。

回家以后，妈妈说我当时表现得很坦荡，以后不论遇到什么“糟糕的”事，只要不是自己干的，应该永远这样“勇敢”。

这是因为 I 接受了从前的教训。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，艾克斯曾经让我把空盒子放在女

## ■短篇小说(二题)

# 第十一只沙雀

□常星儿

一悠一悠的。

我跟在他们后边，来到麻爷的小土屋前。

5

麻爷还是那样坐着——抱着泥罐，仰脸看着天空。他面前的沙地上摊着11粒石子儿。

茂东还在这里。

我们在小土屋前站着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黑秋走上前，对麻爷说：“麻爷……我们放沙雀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麻爷的脸上没一点儿表情，似一尊塑像。

黑秋打开鸟笼，两只沙雀飞入天空。

“麻爷，黑秋放了两只。”茂东说。

麻爷没有吱声，从沙地上捡起两粒石子儿，慢慢放回泥罐里。

“麻爷，小格放了两只。”茂东说。

麻爷从地上捡起两粒石子儿，放回泥罐。

“麻爷，锁阳放了一只。”茂东说。

麻爷又从地上捡起一粒石子儿，放回泥罐。

……

麻爷一直没有吱声。此时，他面前的沙地上只有一粒石子儿了。

那刚刚放飞 的10只沙雀在空中飞舞着，似10颗黑色的星星。

我闭着眼，听那10只沙雀擦拭蓝天的声音。

……

“星子！”

待我睁开眼，见茂东看着我，黑秋他们也都看着我。

我避开了他们的目光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茂东吃力地对麻爷说：“麻爷，星子把他抓的那只沙雀……也放了。”

麻爷一震。

“星子把他抓的那只沙雀也放了。”茂东又说。

“放了……是放了……”麻爷低下头，似在呓语。

“麻爷……”我走上去，“我……”

“星子，你不要说！麻爷没瞎，麻爷什么都能看见！”麻爷说着，伸手摸起地上那最后一粒石子儿，攥着，然后仰起脸，似在天空寻找着什么。

我们谁也不说话。

“你们看——星子放的那只沙雀！那只沙雀……飞得真高……”麻爷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茂东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星子放的那只沙雀飞得真高啊！”麻爷一直仰望天空。

“……”

“茂东，你们说——说你们看见了。”麻爷的声音打着战。

“我们看见了……”茂东他们的脸上已满是泪水。

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，哭出声来。

1

爸爸坐在驴背上，驴背上还有一个褡裢。旺来牵着驴，急急地走在前头。

妈妈对校长的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满意，说是他让我们学会如何勇于面对事实。在事实面前，既不能推诿也不能撒谎，即使朋友之间也应该如此，等等，等等。

这些话，当然不是当着校长的面，而是当着我和戴安娜的面说的。妈妈从来不当面说人家的好话，她说，那有点像是拍马屁。

说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还使劲看了戴安娜一眼，那一眼有点像钉锤。她是想把这些话，钉进戴安娜的脑子吗？

记得有一次在爷爷家，戴安娜需要两节五号电池，去找爷爷要，爷爷顺手把一整包电池给了她，她一看是一整包电池，马上又说：“也许我需要四节电池。”

爷爷马上说：“没人限制你的需要，但是我们不能见便宜就占。”

后来，戴安娜逢人就说，她不喜欢爷爷。再以后，每当爷爷和奶奶来访时，总有人拔掉爷爷电动牙刷上的插销，或用他的牙刷刷牙，或把他的漱口杯藏起来……

爷爷问：“戴安娜，你知道是谁拿我的牙刷刷脏东西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是谁拔掉了我牙刷上的电线插销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看见我的漱口杯了吗？”

“也许是清洁女工打扫卫生的时候扔了。”戴安娜说。

“清洁女工星期二才来，今天是星期四……”爷爷说。那一会儿，爷爷的脸拉得很长。

停了一会儿爷爷又说：“我们家没有不说实话的历史。”

我看见，戴安娜的脸红得特别厉害。

我猜一定是戴安娜干的，我们家除了她，谁也不会干这种事。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，如果你觉得爷爷什么地方不对，可以和爷爷谈谈，而不应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。

但是我没有证据，不能说就是她。这是妈妈说的，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不能随便做结论。这不仅是对他人负责，也是对自己的品德负责。

（摘自《四只等着喂食的狗》，张洁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）

越来越凌乱，东拐一下西拐一下。看得出，那两个人走路已是跟跟踉踉。

迫近傍晚，还没找到那两个人。

沙原上又冷了许多。

这时，太阳压在了坨背上。它似乎离人近了，变得硕大无比，也变得更红了。沙原上到处像扬着金粉。爸爸的脸一面叫夕阳照着，通红；一面埋进暮色里，黝黑。

沙原很辉煌，只是冷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太阳滑到了坨子那面。沙原上忽然暗了下来，有的地方出现了黑色，而且黑色在不断扩大。

“旺来，狠抽小毛驴……咳咳——”爸爸说。

4

天黑前，旺来和爸爸终于找到了那两个人。他们一老一小，蜷在一个坨坑里，一动不动。这是两个外地生意人，旺来见过他俩。

爸爸走过去，扶起那个上年纪的，又扶起那个年轻人，叫他俩靠坐在坨坎上。他俩的脸色青白，没有一点儿血色。爸爸做这些，他俩没有一点儿反应。

扶起他俩之后，爸爸蹲在那儿咳了好一阵。咳完，也没起来，依然蹲在那儿。

天已全黑下来，爸爸的脸全部埋进了暮色里。

旺来拉着小毛驴站在一旁。小毛驴不停地抖着脚，它太累了。

四野静得很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“旺来，怎么办？”爸爸问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？”爸爸又问。

“……”

爸爸又连问了几遍，旺来一直没有回答。

寒气一层层围过来，旺来开始打哆嗦。

“这儿需要一堆火啊。”爸爸说。

“爸……”

爸爸站起来，走近小毛驴，取下褡裢。旺来看着爸爸。

爸爸从褡裢里拿出根雕，把它们一个个摆在地上，架起，然后在架好的根雕下面放了一撮火柴，火柴头一律朝上。

“爸，你这是……”旺来吃惊地问。

“爸，不能烧！要卖掉它们给你治病呢！”旺来疯一样扑上去，要抢下根雕。

一巴掌落在旺来的脸上。旺来一个趔趄，倒在了沙地上。

“爸，你要治病呢！烧了根雕，用啥治病啊？”旺来哭了，“爸……”

“旺来，他俩躺着呢。”爸爸看着那两个人，“他俩是冻的，他俩需要一堆火啊！”

“爸！”

“旺来，你把这堆火点起来吧！”爸爸说，“替爸爸点起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旺来，给你火柴……”

旺来爬起来，走过去。

爸爸背过去脸。

……

“点吧。旺来，快点——这两个人等着呢！”爸爸说。

……

一堆火燃起来了。

爸爸看着那堆火，旺来也看着那堆火——都一动不动地看着。

火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旺，由暗红变成橘红，呼呼地上下跳跃，把两个生意人的脸映得一明一暗，一明一暗……这是冬夜里沙原深处的篝火啊！

旺来和爸爸一起，等待着那两个迷路的生意人醒来。

（插图：吴臣）

## ■影像中的儿童



天 使

张谷英村古老的木屋群，天井连着天井。冬天的阳光穿越天井，变成一个调光大师。古老的木屋，天井，风车都是属于冬天的灰色背景。一束魔幻的逆光把孩子变成为阳光下的天使。

叶梦 摄影/文